

醒世恒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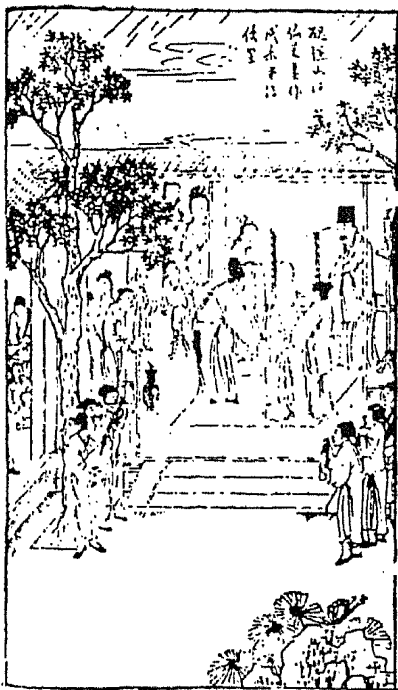
品因一局輸贏子
笑了三生男女緣



醒世恒言

卷九

醒世恒言
仙童集
成木子
作



第九卷

陳多壽生死夫妻

世事紛紛一局棋

輸贏未定兩軍持

須更局罷棋收去

畢竟誰贏誰是輸

這四句詩是把棋局比着那世局。世局千騰萬變轉盼皆空。政如下棋的較勝爭強。眼紅猴急。分明似孫樅。闔智賭個你死我活。又如劉項爭天下。不到烏江不盡頭。及至局散棋收。付之一笑。所以高人隱士往往寄興棋枰。消閒玩世。其間吟咏不可勝述。只有國朝曾榮狀元應制詩。做得甚好。詩云。

兩君相敵立雙營

坐運神機決死生

十里封疆馳駿馬

一川波浪動金兵

虞姬歌舞悲垓下

漢將旌旗逼楚城

興盡計窮征戰罷

松陰花影滿棋枰

此詩雖好，又有人駁他，說虞姬漢將一聯是個套話，第七句說興盡計窮，意趣便蕭索了，應制詩是進御的聖天子重瞻觀覽，還該要有些氣象，同時洪熙皇帝御製一篇詞意宏偉，達出尋常詩曰：

二國爭強各用兵

擺成隊伍定輪贏

馬行曲路當先道

將守深營莫走征

乘險出車收散卒

隔河飛砲下重城

等閒識得軍情事

一着功成定太平

今日爲何說這下棋的話只爲有兩個人家因這幾着棋子遂爲莫逆之交結下兒女姻親後來變出花錦般一段說話正是

夫妻不是今生定

五百年前結下因

話說江西分宜縣有兩個庄戶人家一個叫做陳青一個叫做朱世道兩家東西街對面居住論起家事雖然不第大富長者靠祖上遺下些田業儘可溫飽有餘那陳青與朱世道皆在四旬之外累代隣居志

同道合都則本分爲人。不管閒事不惹閒非。每日喫了酒飯出門相見。只是一盤象棋。消閒遣日。有時迭爲賓主。不過清茶寡飯。不設酒餚。以此爲常。那些三隣四舍。閒時節也到兩家去看他下棋。要其中有個三老。壽有六旬之外。少年時也自歡喜象戲。下得頗高。近年有個火症。生怕用心動火。不與人對局了。日常無事。只以看棋爲樂。早晚不倦。說起來。下棋的最怕傍人觀看。常言道。傍觀者清。當局者迷。倘或傍觀的口嘴不緊。遇煞着處。溜出半句話來。觀者反輸。輸者反贏。欲待發怒。不爲大事。欲待不抱怒。又忍氣。

不過所以古人說得好

棋不語真君子

把酒多言是小人

可喜王三老偏有一德未會分局時絕不多口到勝負已分却分說那一着是先手所以贏那一着是後手所以輸末陳二人到也喜他講論不以爲庶一日朱世遠在陳青家下棋王三老亦在座喫了午飯重整棋枰方欲再下只見外面一個小學生踱將進來那學生怎生模樣

面如傅粉唇若塗朱光着酸一般的青顏露着玉一樣的嫩手儀容清雅步履端詳却疑天上仙童

不信人間小千

那學生正是陳青的兒子小名多壽抱了書包從外而入跨進坐啓不慌不忙將書包放下倚于之上先向王三老叫聲公公深深的作了個揖王三老欲待回禮陳青就座上一把按住道你老人家不須多禮却不怕折了那小廝一世之福王三老道說那里話口中雖是恁般說被陳青按住只把臂兒啞起了一起腰兒啞曲了一曲也算受他半禮了那小學生又向朱世遠叫聲伯伯作揖下去朱世遠還禮時陳青却是對坐斟了一張熱桌不覺飽快只得也作揖相

陪小學生見過了二位尊客，纔到父親跟前唱喏，立起身來，稟道：「告爹爹，明日是重陽節，先生放學回去了，直過兩日纔來，分付孩兒回家，不許頑耍，眼着書，還要讀哩。」說罷，在椅子上取了書包，端端正正走進內室去了。王三老和朱世遠見那小學生行步舒徐，語音清亮，且作揖大第，甚有禮數，口中誇獎不絕。王三老便問令郎幾歲了，陳青應答道：「是九歲。」王三老道：「想着昔年湯餅會時，宛如昨日，倏忽之間，已是九年，真個光陰似箭，爭教我們不老。」又問朱世遠道：「毛漢記得宅上令愛也是這年生的？」朱世遠道：「果然。」

小女多福如今也是九歲了。王三老道莫怪老漢多口。你二人做了一世的棋友。何不扳做兒女親家。古時有個朱陳村。一村中只有二姓。世爲婚姻。如今你二人之姓適然相符。應是天緣。況且好男好女。你知我見。有何不美。朱世達已目看上了小學生。不等陳青開口。先答應道。此事最好。只怕陳兄不願。若肯俯就。小子再無別言。陳青道。既蒙朱兄不棄寒微。小子是男家。有何推托。就煩三老作伐。王三老道。明日是個重陽日。陽九不利。後日大好個日子。老夫便當登門。今日一言爲定。出自二位本心。老漢只圖雙雙成對。

見成喜酒不用謝媒。陳青道我說個笑話你聽。玉皇大帝要與人皇對親。商量道兩親家都是皇帝也須得個皇帝爲媒。纔好。乃請竈君皇帝往下界去說親。人皇見了竈君大驚道那做媒的怎的這般黑。竈君道從來媒人那有白做的。王三老和朱世達都笑起來。朱陳二人又下棋到曉方散。

只因一局輸贏子

定了三生男女緣

次日重陽節無話。到初十日王三老換了一件新開摺的色衣。到朱家說親。朱世達已自與渾家柳氏說過。誇獎女婿許多好處。是日一諾無辭。財禮並不計

較他日嫁送稱家之有無各不責備便了王三老郎將此言回復陳青陳青甚喜擇了個和合吉日下禮爲定朱家將庚帖回來哭了一日喜酒從此親家相稱依先下棋來往時光迅速不覺過了六年陳多壽年一十五歲經書皆通指望他應試登科及第光耀門楣何期運限不佳忽然得了個惡症叫做癩初時只道疥癬不以爲意一年之後其疾大發形容改變美得不像模樣了

肉色焦枯皮毛皴裂渾身毒氣發成斑駁奇瘡遍體虫鑽苦殺晨昏難堪任他面疥癬只比三分不

是火麻瘋，居然一樣粉孩兒，變作蝦蟆相。少年郎活像老龜頭，扒爬十指帶膿腥，癢癢一身皆惡臭。陳青暉單生得這個兒子，把做性命看成兒，他這個模樣如何不慌，連象棋也沒心情下了，求醫問卜，燒香還願，無所不為，整整的亂了一年，費過了若干錢，鈔病勢不曾減得分毫。老夫妻兩口愁悶，自不必說。朱世遠為着半子之情，也一般着忙，朝暮問安，不離門限，延捱過三年之外，絕無個好消息。朱世遠的渾家柳氏聞知女婿得個恁般的病症，在家裡哭哭啼啼，抱怨丈夫道：「我女兒又不能長起來，為甚恁忙的？」

九歲上就許了人家。如今却怎麼好。索性那癩蝦蟆
 死了也出脫了我女兒。如今死。不死。活。不活。女孩兒
 年紀看看長成。嫁又嫁他不得。賴又賴他不得。終不
 然看着那癩子守活。孤孀不成。這都是王三那老烏
 龜。一力撙掇。害了我女兒終身。把王三老千烏龜。萬
 烏龜的罵哭一番。罵一番。朱世達原有怕婆之病。憑
 他夾七夾八。自罵自止。並不敢開言。一日柳氏偶然
 收拾櫥櫃。子看見了象棋盤和那棋子。不覺勃然發
 怒。又罵起丈夫來。道。你兩個老忘人。只爲這幾着象
 棋。上說得着。對子。說。壓了我女兒。還要留這禍胎。

的一頭說一頭走到門前把那象棋子亂撒在街上。棋盤也捐做幾片。朱世遠是本分之人。見渾家發性。攔他不住。洋洋的躲開去了。女兒多福又怕着不好。來勸住他。絮話倒不耐煩。方纔罷休。自古道：

隔牆須有耳

窗外豈無人

柳氏鎮日在家中罵媒人罵老公。陳青已自曉得些風聲。將信未信。到滿街撒了棋子。是其意。故陳青心下了。不與渾家張氏開口兒商議。道以已之心度人之心。我自家晦氣。兒子生了這惡疾。眼見得不能痊。可如教人家把花枝般女兒伴這癩子做夫妻。真是

罪過料女兒也必然然恁傷便強他進門終不和睦難
指望孝順當初定這房親事都是奸情原不曾費甚
大財干好萬姪兒只一奸有心奸到底了休得爲奸
成歡從長計較不如把媳婦與帖送還他家任他別
締良姻倘然皇天可憐我孩兒有病痊之日怕沒有
老婆好反與他定房親事如今害得人家夫妻反目
哭哭啼啼絮絮聒聒我也于心何忍計議已定惟到
王三老家來王三老正在門首同幾個老人家閒坐
白話見陳青到慌忙起身作揖問道令郎兩日尊恙
好些麼陳青拱首道不濟正有句話要與三老講

三老到寒舍一行王三老連忙隨着陳青到他家坐
啓內分賓坐下獻茶之後三老便問大郎有何見教
陳青將自己坐椅搬近三老四膝相湊吐露衷腸先
叙了兒子病勢如何的利害次叙着朱兒家夫婦如
何的抱怨這句話王三老却也問知一二口中只得
包攬只怕沒有此事陳青道小子豈敢亂言今日小
子到也不惟敵親家只是自己心中不安情願將庚
帖退還任從朱宅別選良姻此係兩家穩便位無勉
強王三老道只怕使不得老漢只管撮合那有拍開
之理足下異日翻悔之時老漢却當不起陳青道此

事已與拙荆再四商量過下更無翻悔就是當先行
過須薄禮也不必見還王三老道既然與帖返去原
聘也必然還璧但吉人天相令郎尊恙終有好日還
要三思而行陳青道就是小兒僥倖脫體也是水底
撈針不知何日到手豈可擔閣人家閨女說罷袖中
取出與帖遞與王三老眼中不覺流下淚來王三老
亦自慘然道既是大郎主意已定老漢只得奉命而
行然雖如此料令親家是達禮之人必然不允陳青
收淚而答道今日是朱某自己情願並非令親家相
逼若令親家辱之緊金瓶三老一聲說陳甚

中心計較不是虛情。三老連聲道：領命領命。當下起身到于朱家。朱世遠迎接講禮而坐。未及開言，朱世遠連聲喚茶。這也有個緣故：那柳氏終日在家中，千鳥龜萬鳥龜，指名罵媒人。王三老雖然不聞，朱世遠却于心有愧，只恐三老見怕，所以殷勤喚茶。誰知柳氏恨殺王三老，做錯了媒，任丈夫叫喚，不肯將茶出來。此乃婦人小見，坐了一會，王三老道：有句不識進退的話，特來與大郎商量。先告過切，莫見怪。原來朱世遠也是行一里中，都稱他做朱大郎。朱世遠道：有話儘說。你老人家有甚差錯，豈有見嫌之理？王三老

方纔把陳青所言退親之事備細說了一遍此乃今親家主意老漢但傳言而已但憑大郎主張朱世達終日被渾家貼紮得不耐煩也巴不能倒一捆兩捆只是自己不好做箇得王三老這句言語分明是朝廷新頒下一道赦書如何不喜當下便道雖然陳親家賢哲誠恐後來翻悔反添不美王三老道老漢都會講過他主意已決不必懷疑宅上庶姑亦交付在此大郎請收過朱世達道聘禮未還如何好收他的庶姑王三老道他說些須薄聘不須提起是老漢多口說道既然與帖返去原聘必然返望朱世達道

這是自然之理。先曾受過他十二兩銀子，分毫不敢短少。還有銀釵二根，小女收留，容討出一并奉還。這庚帖權收在卽老人家處。王三老道不妨事，就是大郎收下。老漢暫回，明日來領取聘物，却到令親家處回話，說罷分別，有詩爲證。

月老繫繩今又解

永人傳語昔皆訛

分宜好個王三老

成也蕭何敗也何

朱世達隨即入內，將王三老所言退親之事，述與渾家知道。柳氏喜不自勝，自己私房銀子也搜括將出來，把與丈夫湊足十二兩之數，却與女孩兒多福討

那一對銀釵，却說那女兒雖然不諳詩書，却也天生志氣，素持處得母親三言兩語，絮絮聒聒，已自心慵意懶。今日與他講取聘釵，明知是退親之故，竝不答應一字，徑走進臥房，閉上門兒，在裏面啼哭。朱世遠終是男子之輩，見貌辨色，已知女孩兒心事，對渾家道：「多福心下不樂，想必爲退親之故，你須慢慢俵他，不可造次。」萬一遍得他緊，做出些沒下稍勾當，悔之何及？柳氏聽了丈夫言語，真個去敲那女兒的房門，低聲下氣的叫道：「我兒，釵子肯不肯？你何須使性？」你且開了房門，有話時好好與做娘的講做娘的。朱

必不依你。那女兒初時不肯開門。柳氏連叫了幾次。只得拔了門環。叫聲開。在這裡了。自向兀子上氣忿忿的坐了。柳氏另撥個兀子。傍着女兒坐了。說道。我兒。爹娘爲將你許錯了對頭。一向愁煩。喜得舅家願退。許了一萬個利市。求之不得。那賴子終無好日。可不誤了你終身之事。如今把聘銀還了他家。恩斷義絕。似你恁般容貌。怕沒有好人家來求你。我兒休要執性。快把銀兒出來。還了他罷。女兒全不做聲。只是流淚。柳氏恨了半晌。看見女兒如此模樣。又款款的說道。我兒。做爹娘的都只是爲好。替你計較。你願與

不願直直的與我罷。恁般自苦自知。教爹娘如何通
意。女兒恨窮道。爲好。爲好。要討那釵子也。尙早。柳氏
道。阿呀。兩股釵兒連頭連脚也重不上二三兩。什麼
大事。若另許個富家。金釵玉釵都有。女兒道。那希罕
金釵玉釵。從沒見好人家女子。喫兩家茶。貧富苦樂
都是命中注定。生爲陳家婦。死爲陳家鬼。這銀釵我
要隨身殉葬的。休想還他。說罷。又哀哀的哭將起來。
柳氏沒奈何。只得對丈夫說。女兒如此。如此。這門親
多是退不成了。朱世遠與陳青肺聯之交。原不肯退
親。只爲渾家絮聒。不過所以已。不得撇開。落得耳邊

清淨誰想女兒恁般烈性，又是一重歡喜，便道恁的時休教苦壞了女孩兒，你與他說明，依舊與陳門對親便了。柳氏將此言對女兒說了，方罷收淚，正是

三冬不改孤松操

萬苦難移烈女心

當晚無話。次日朱世遠不等王三老到來，却自己走到王家，把女兒執意不肯之情說了一遍。依舊將庚帖送還王三老，只稱難得難得，隨即往陳青家回話。如此這般，陳青退此親事，十分不忍。聽說媳婦守志不從，愈加歡喜，連連向王三老作揖道：「勞動勞動，然雖如此，只怕小兒病症不痊，終難配合。此事異日還

吳煩三老圖言王三老握手道老漢今番說了這一
遍以後再不敢奉命了閒話休題却說朱世遠見女
兒不肯悔親在女婿頭上愈加着忙各處訪問名醫
國手賠着盤纏請他來看治那醫家初時來看定說
能醫連病人服藥也有些興頭到後來不見功效漸
漸的懶散了也有討着薦書到來說大話誇大口索
重謝寫包票都只有頭無尾日復一日不覺又捱了
二年有餘醫家都說是個痼疾醫不得的了多言嘆
口氣請爹媽到來含淚而言道丈人不允退親訪求
名醫用藥只指望表病有痊可之期如今服藥無効

眼兒得沒有好日。不要賺了人家兒女。孩兒決意要退這頭親事了。陳青道：「前番說了一場，你丈人丈母都肯只爲你媳婦執意不從，所以又將庚帖送來。多壽道：「媳婦若曉得孩兒願退，必然也放下了。」媽媽張氏道：「孩兒且只照顧自家身子，休牽掛這些閒事。」多壽道：「退了這頭親，孩兒心下到放寬了一作。」陳青道：「待你丈人來時，你自與他講便了。」說猶未了，丫鬟報道：「朱親家來看女婿。」媽媽躲過陳青，邀入內書房中。多壽與丈人相見，口中稱謝不盡。朱世遠見女婿三分像人，七分像鬼，好生不悅。茶罷，陳青推故起身，多

壽吐露衷腸，說起自家病勢不痊，難以完婚，決要退親之事。袖中取出東帖一幅，乃是預先寫下的四句詩。朱世遠展開念道：

命犯孤辰惡疾纏

好姻緣是惡姻緣

今朝撒手紅絲去

莫誤他人美少年

原來朱世遠初次退親，甚非本心，只爲渾家逼迫不過。今番見女婿恁般病體，又有親筆詩句，口氣決絕，不覺也動了這個念頭。心裡雖道說那里話，還是將息貴體要緊，却把那四句詩褶好，藏于袖中，即便抽身作別。陳青在坐啓下，接着便道：適纔小兒所言，出

于王誠望親家委曲勸諭令受俯從則側倒庚帖仍舊
納還朱世達道既然賢喬梓諄諄分府權時收下再
容奉復陳青送出門前朱世達回家將女婿所言與
渾家說了柳氏道既然女婿不要媳婦時女孩兒守
他也是扯淡你把詩意解說與女兒聽料他必然回
心轉意朱世達真個把那米帖遞與女兒說陳家小
官人病體不痊親口向我說決要退婚這四句詩便
是他的休書了我兒也自想終身之事休得執迷多
福看了詩句一言不發回到房中取出筆硯就在那
詩後也寫四句

運炎雖然惡疾纏

姻緣到底是姻緣

從來婦道當從一

收惜如花美少年

自古道好事不出門惡事揚千里只爲陳小官自家
不要媳婦親口回絕了丈人這句話就傳揚出去就
有張家嫂李家婆一班靠聲令山養家的抄了若干
表號到朱家議親說的都是名門富室聘財豐盛雖
則媒人之口不可盡信却也說得柳氏肚裡熱蓬蓬
的分明似錢玉蓮母親巴不得登時撇了王家許了
孫家誰知女兒多福心如鐵石並不轉移看見母親
好茶好酒款待媒人情知不爲別件丈夫病症又不

寒爹媽又不客守節，在懸有笑不如死了乾淨。民間燈下取出陳小官人詩句，放在卓上，反復看了一回，約莫哭了兩個更次，寒爹媽睡熟，解下束腰的羅帕，懸梁自縊，正是

三寸氣在千般用 一日無常萬事休

此際已是三更時分，也是多福不該命絕。朱世遠在睡夢之中，恰像有人推醒，耳邊只聞得女兒嗚咽的哭聲，哭了一驚，擦一擦眼睛，搖醒了渾家，說道：「適纔聞得女孩兒啼哭，莫非做出些事來，且去看他一看。」渾家道：「女孩兒好好的睡在房裡，你却說鬼話，要弄

時你自去看老娘要睡覺哩。朱世達披衣而起。黑暗裡開了房門。摸到女兒臥房門首。雙手推門不開。連喚幾聲女孩兒。全不答應。只聽得喉間痰响。其聲異常。當下心慌。儘生平氣力。一脚把房門踢開。只見卓上殘燈半明不滅。女兒懸梁高掛。就如走馬燈一般。團團而轉。朱世達哭這一驚。非小。忙把燈兒剔明。高叫阿媽快來。女孩兒纔死了。柳氏夢中聽得此言。膽如冷。山淋身。穿衣不及。跌了。被兒就哭。兒哭肉的跑到女兒房裡來。朱世達終是男子漢。有些智慧。早已把女兒放下。抱在身上。將膝蓋繫緊。將熱住後門。錢

緩的解開頸上的死結，用手輕摩柳氏一頭打寒顫，一頭叫喚，約莫半個時辰，漸漸醒返魂回，微微轉氣。柳氏口稱謝天謝地，重到房中，穿了衣服，燒起熱水來，灌下女兒喉中，漸漸甦醒，睜開雙眼，看見爹媽在前，放聲大哭。爹媽道：「我兒，螻蟻尚且貪生，怎的做此短見之事？」多福道：「孩兒一死，便得完名全節，又喚轉來，則甚？」就是今番一死，還和早，少不得是一死，到不如放孩兒早去，也省得爹媽費心。譬如當初不曾養下孩兒一般，說罷，哀哀的哭之不已。朱世達夫妻兩口再三勸解不住，無可奈何，比及天明，朱世達教渾

家裏伴女兒在床眠息自己徑到城隍廟裡去抽籤
籤語云

時運未通亨

年來禍害侵

雲開終見日

福壽自天成

細詳籤意前二句已自准了第三句雲開終見日是
否極泰來之意末句福壽自天成女兒名多福女婿
名多壽難道陳小官人病勢還有好日一夫一婦天
然成配心中好生委決不下回到家中與家元自在
女兒房裡坐著看見丈夫到來慌忙握手道不要則
聲女兒纔停了哭睡去了朱世遠夜來驚愁之時看

凡元辰節
若一舉一動
皆生因節
阿母亦未
必歡然

見卓上一幅東帖無暇觀看其時取而觀之原來就
是女婿所寫詩句後面又有一詩認得女兒之筆讀
了一遍嘆口氣道真烈女也爲父母者正當玉成其
美豈可以非禮強之遂將城隍廟籤詞說與渾家道
福壽天成神明嘿定若私心更改皇天必不獲祐況
女孩兒吟詩自營求死不求生我們如何看守得他
了凡倘然一個眼睜女兒死了則節空負不義之名
反作一場笑話據吾所見不如把女兒嫁與陳家一
來表得我們好情二來送了女兒之意也省了我們
千紀不知媽媽心下如何柳氏被女兒嚇壞了心頭

元自突突的跳，便答應道：「隨你做主，我管不得這事。」朱世遠道：「此事還須央王三老講事，有湊巧，這裡朱世遠走出門來，恰好王三老在門首走過，朱世遠就迎住，下請到家中坐下，將前後事情細細述了一遍。如今欲把女兒嫁去，專求三老一言。」王三老道：「老漢曾說過，只管撮合，不管撒開。今日大郎所言，是仗義之事，老漢自當効勞。」朱世遠道：「小女見了小婿之詩，曾和得一首情見乎詞，若還彼處推托，可將此詩送與王三老接了柬帖，即便起身，只爲兩親家緊對門居住，左腳踏出了朱家，右腳就跨進了陳家，甚是方。」

便陳青聽得王三老到來，只認是退親的話，慌忙迎接問道：「三老今日光降，一定朱親家處有言。」王三老道：「正是陳青道：『今番退親，由于小兒情願。』親家那邊料無別說。」王三老道：「老漢今日此來，不是退親，而是要做親。」陳青道：「三老休要取笑。」王三老就將朱宅女兒如何毒死他爹媽，如何心慌，留女兒在家，恐有不測，情願送來伏侍小官人。老漢想來，此亦兩便之事。令親家處脫了干紀，發其美名，你賢夫婦又得人幫助。令郎早晚也有個着意之人照管，豈不美哉？」陳青道：「雖承親家那邊美意，還要問小兒心下允否。」王三

老就將東帖所和詩句呈與陳青道。今媳和得有令
郎之詩。他十分烈性。今郎若不允從。必然送了。他性
命豈不可惜。陳青道早晚便來回復。當下陳青先與
渾家張氏商議。了一回道。媳婦如此烈性。必然賢孝。
得他來貼身看覷。夫婦之間。比爹娘更覺周備。萬一
度得個種時。就是孩兒無命。也不絕了我陳門後代。
我兩個做了主。不怕孩兒不依。當下雙雙兩口到書
房中。對兒子多壽說知此事。多壽初時推却。及見了
所和之詩。頓口無言。陳青已知兒子心肯。回復了王
三老。擇下吉日。又送些衣飾之類。那邊多福知是陳

又嫌一層
然則光出
有人善焉
全搜羅一
並以婦
二也父母
安心三也
四也中夫
有人五也
應有有
分也

門來要心安意肯至期生薑鼓樂要過門來街坊上
聽說陳家癩子做親把做新聞傳說道癩蝦蟆也有
哭天鵝肉的日子又有刻薄的閒漢編成口號四句
伯牛命短偏多壽 嬌香女兒偏逐臭
紅綾被褥合歡時 粉花香與胭脂闌
閒話休題却說朱氏自過門之後十分和順陳小官
人全得他殷勤伏侍怎見得

着意殷勤盡心伏侍熬湯煎藥果然味必親嘗早
起夜眠真個衣不解帶身上東疼西癢時時撫摩
承囊血臭膿腥勤勤煎洗分明傅母育嬌兒只少

開胸喂乳，又似病姑逢孝婦，每思割股烹羹，雨雲
休想欲歇，歲月豈辭勞苦，與嬌妻有名無實，憐美
婦少樂多憂。

如此兩年，公姑無不歡喜，只是一件夫婦日間孝順，
無比夜裡各被各枕，分頭而睡，並無同衾共枕之事。
張氏欲得他兩個配合雌雄，却又不肯開言。忽一日
進房，見媳婦不在，便道：「我兒，你枕頭濕了，我拿去
與你拆洗。」又道：「被兒也濕了，做一包兒捲了出去，
只留一床被。」一個枕頭在床，明明要他夫婦二人共
枕同衾，生兒度種的意思，誰知他夫婦二人肚裡各

一對志厚
理原自是
大是妙也

自有個主意。陳小官人肚裡道：自己十死九生之人，不是個長久夫妻。如何又去污損了人家一個閨女？朱小娘子此裡又道：丈夫恁般病體，血氣全枯，怎禁得女色相侵？所以一向只是各被各枕，分頭而睡。是夜只有一床被，一個枕，却都是朱小娘子的臥具。每常朱小娘子伏侍丈夫先睡，自己燈下還做針指。直待公婆都睡下方纔就寢。當夜多壽與母親取枕，被張氏推道：漿洗未乾，胡亂同宿一夜罷。朱氏將自己枕頭讓與丈夫安置，多壽又怕污了妻子的被窩，和衣而以多福亦不解衣，依舊兩頭各睡。次日張氏曉

得了反悔媳婦做格不去勾搭兒子幹事把一團美
意看做不良之心捉鵲罵狗言三語四影射的發作
了一場朱氏是個聰明女子有何難解惟恐傷了太
夫之意只做不知暗暗偷淚陳小官人也理會得了
幾分甚不過意如此又捱過了一個年頭當初十五
歲上得病十六歲病凶十九歲上退親不允二十一
歲上做親自從得病到今將近十載不生不死甚是
悶人聞得江南新到一個算命瞎子叫做靈先生
甚肯直言央他推算一番以決死期遠近原來陳多
壽自得病之後自嫌醜陋不甚出門今日特為算命

是說從來
星家半信
不准未可
也言

整整承冠走到靈先生舖中來那先生排成八字推
了五星運限便道這貴造是宅上何人先生告過了若
不見恠方敢直言陳小官人道但求據理直言不必
忌諱先生道此造四歲行運四歲至十三童限不必
說起十四歲至二十三此十年大忌該犯惡疾半死
不生可曾見過麼陳小官人道見過了先生道前十
年雖是個水缺還跳得過二十四到三十三這一運
更不好船遇危波亡幾脫馬逢峭壁斷縶繩此乃夭
折之命有好八字再算一個此命不足道也小官人
聞言慘然無語忙把命金送與先生作別而行腹內

尋思不覺淚下。想着那先生笑我前十年已自進了後十年運限更不好。一定是難過。我死不打緊。可憐賢德娘子伏侍了我三年。並無一宵之好。如今又連累他受苦怎的。我今苟延性命。與死無二。便多活幾年。沒甚好處。不如早早死了。出脫了娘子。也得他趁少年美貌。別尋頭路。此時便萌了個自盡之念。順路到生藥舖上。贖了些砒霜。藏在身邊。回到家中。不題起算命之事。至晚上床。却與朱氏叙話。道我與你九歲上定親。指望長大來。夫唱婦隨。生男育女。把家當戶誰知得此惡症。醫治不痊。惟恐擔誤了娘子終身。

兩番情願退親，感承娘子美意，不允拜堂成親。雖有三年之外，却是有名無實，竝不敢污損娘子玉體。這也是陳某一點存天理處。日後陳某死了，娘子別選良姻，也教你說得嘴响，不累你叫做二婚之婦。朱氏道：「官人，我與你結髮夫妻，苦樂同受。今日官人患病，卽是奴家命中所招，同生同死，有何理說別選良姻？這話再也休題。」陳小官人道：「娘子烈性如此，但我我相守終非長久之計。你伏事我多年，夫妻之情已自過分。此恩料今生不能補報，來生定有相會之日。」朱氏道：「官人怎說這傷心話兒？夫妻之間說甚補報？」

個你對我答足足的說了半夜方纔正是

夫妻只說三分話

今日全拋一片心

次日陳小官人又與父母叙了許多說話這都是辦了個死字骨肉之情難割難捨的意思看看至晚陳小官人對朱氏說我要酒喫朱氏道你閒常怕發瘧不喫酒今日如何要喫陳小官人道我今日心上有些不爽快想酒你與我熱些盪一壺來朱氏爲他夜來言語不祥心中雖然疑惑却想不到那話兒當下問了婆婆討了一盞上好釀酒盪得滾熱取了一個小小杯兒兩碟小菜都放在桌上陳小官人道不用

小杯就是茶甌。樊一兩甌到也。樊利朱氏取了茶甌，守着要斟。陳小官人道：「慢着，待我自斟。」其不喜小茶，有菓子討些來下酒。把這句話道開了。朱氏揭開壺蓋，取出包內紙，當面中一傾，恹恹而飲。朱氏走了幾步，放心不下，回頭一看，見丈夫手松腳亂，做張做智，老大疑惑，恐怕有些跪埃，慌忙轉來，已自呷了一碗。又斟上第二碗。朱氏見酒色不佳，按住了甌，不不容丈夫上口。陳小官人道：「實對你說，這酒內下了砒霜。」我主意要自盡，免得累你受苦。如今已喫下一甌，必然無救。索性得我盡醉而死，省得費了工夫說罷。

又奪第二魔去，哭了。朱氏道：「奴家有言在前，與你同生同死。」既然官人服毒，奴家義不獨生，遂捨酒壺在手，骨節都哭個盡。此時陳小官人腹中作耗，也顛不得，渾家之事，須臾之間，兩個做一對兒，跌倒時人有詩嘆此事云：

病中只道歡娛少

死後方知情義深

相愛相憐相殉死

千金難買兩同心

却說張氏見兒子要哭，酒澀了一碟巧糖，自己送來，在房門外，便聽得服毒二字，哭了一聲，三步做兩步走，只見兩口兒都倒在地下，情知古語着了個低叫：

起屈來，陳青走到看酒壺裡面，還剩有砒霜，平昔曉得一個單方，凡服砒霜者，將活羊殺了，取生血灌之，可活，也是二人命中有救。恰好左隣是個買羊的屠戶，連忙喚他殺羊取血。此時朱世遠夫婦都到了，陳青夫婦自灌兒子，朱世遠夫婦自灌女兒，兩個虧得灌下羊血，登時嘔吐，方纔甦醒，餘毒在腹中，兀自皮膚迸裂流血不已，調理月餘，方纔飲食如故。有這等異事，朱小娘自不必說，那陳小官人害了十年癩症，請了若干名醫，用藥全無功效。今日服了毒酒，不意中正合了以毒攻毒這句醫書，皮膚內迸出了許

多惡血毒氣沒盡連漸好漸漸好了比及將息平安
瘡加脫盡依舊頭光面滑肌細膚榮走刳人前連自
已爹娘都不認得分明是脫皮換骨再投了一個人
身此乃是個義夫節婦一片心腸感動天地所以毒
而不毒死而不死因禍得福破泣爲笑城隍廟籤詩
所謂雲間終見日福壽自天成果有驗矣陳多壽大
婦俱往城隍廟燒香拜謝朱氏將所聘銀銀布施作
供王三老問知此事率了三隣四舍提壺挈盒都來
慶賀喫了好幾日喜酒陳多壽是年二十四歲重新
讀書溫習經史到二十三歲登科三十四歲及第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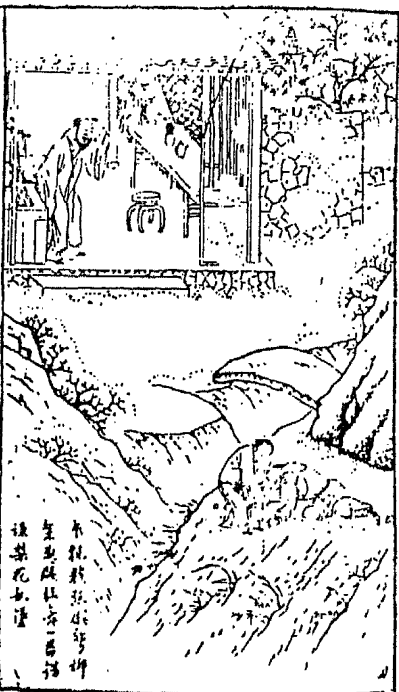
先生說他十年必死之運誰知一生好事偏有這幾年之中從來命之理微常人豈能參透言禍言福未可盡信也再說陳青仲朱世遠從此親情愈高又下了幾年象棋壽竝八十餘而終陳多壽官至僉憲朱氏多福恩愛無比生下一雙兒女盡老百年至今子孫繁盛這回書與做生死夫妻詩曰

從來美眷說朱陳

一局棋杆締好姻

只爲二人多節義

死生不解賴神明



木根於此處
生而此處
生而此處
生而此處

空身無縛二叶葉
從青才宜歲月可
轉和氏璧無瑕何
事些君快意始



第十卷

劉小官雌雄兄弟

衣冠未必皆男子

中樞如何定婦人

歷數古今多怪事

高山爲谷海生塵

且說國朝成化年間山東有一男子姓桑名茂是個小家之子垂髫時生得紅白細嫩一日父母教他往村中一個親戚人家去中途遇了大雨閃在冷廟中躲避那廟中先有一老嫗也在內躲雨兩個做一堆兒坐地那雨越下越大出頭不得老嫗看見桑茂標致就把言語調他桑茂也略通些情數只道老嫗

要他幹事臨上交時原來老嫗嘗聞到有本錢把桑茂後庭弄將起來事畢雨還未止桑茂終是孩子家便問道你是婦道如何有那話兒老嫗道小官我實對你說莫要洩漏于他人我不是婦人原是個男子從小縛做小腳學那婦道妝扮習成低聲啞氣做一手好針線潛往他鄉假稱寡婦央人引進豪門巨室行教女眷們愛我手藝便留在家中出入房闈多與婦女同眠恣意行樂那婦女相處情厚暫月留宿不放出門也有閨女貞娘不肯同牀的我另有个娼籍兒待他睡去用水噴在面上他便昏迷不醒任我行

事及至醒來我已得手他自怕羞辱不敢聲張還要
多贈金帛送我出門囑付我莫說我今年四十七歲
了走過兩京九省到處嬌娘美女同眠同臥隨身食
用並無缺乏從不曾被人識破桑茂道這等快活好
事不知我可學得麼老嫗道似小官恁般標致扮婦
女極像樣了你若肯投我爲師隨我一路去我就與
你經脚教導你做針線引你到人家去只說是我外
甥女兒得便就有良遇我一發把媚藥方兒傳授與
你包你一世受用不盡桑茂被他說得心癢就任令
廟中四拜投老嫗爲師也不去訪親訪眷也不去問

此是老嫗
謂不詳其
細果若此
詠於有
誌

爹問娘等待雨止，跟着老嫗便走。那老嫗一路與桑
茂同行同宿，出了山東境外，就與桑茂三結梳頭包，
裏中取女衫換了腳頭纏緊，套上一雙窄窄的尖頭
鞋兒，看來就像个女子。改名鄭二姐，後來年長到二
十二歲上，桑茂要辭了師父，自去行動。師父分付道：
你少年老成，定有好人相遇，只一件，凡得意之處，不
可久住。多則半月，少則五日，就要換場，免露形迹。還
一件，做這道兒，多見綠人，少見男子。切忌與男子相
近交談。若有男子人家，預先設法躲避，倘或被他人看
出破綻，性命不保。切記切記。桑茂領教兩下，分別後

不出門
外料

不招人
用得着

來桑茂自稱鄭二娘，各處行遊哄騙，也走過一京四省，所奸婦女不計其數，到三十二歲上，遂至江西一個村鎮，有個大戶人家，女眷留住，傳他針線。那大戶家婦女最多，桑茂迷戀不舍，住了二十餘日，不去。大戶有個女婿，姓趙，是個納粟監生，一日趙監生到岳母房裏作揖，偶然撞見了鄭二娘，愛其俏麗，囑付妻子接他來家。鄭二娘不知就裏，欣然而往，被趙監生送入書房，攔腰抱住，定要求歡。鄭二娘抵死不肯，叫喊起來。趙監生本是個粗人，惹得性起，不管三七二十一，竟按倒在床上去解他褲襠。鄭二娘攔抵不開。

被趙監生一手挿進摸着了。那話兒方知是男人。女扮當下叫起家人一索捆翻解到官府用刑嚴訊招稱真姓真名。及向來行奸之事。污穢不堪。府憲申報上司。都道是從來未有之變。具疏奏聞。部以爲人妖敗俗。律所不載。擬成凌遲重辟。決不待時。可憐桑茂假充了半世婦人。討了若干便宜。到頭來死于趙監生之手。正是

福善禍淫天有理

律輕情重法無私

方纔說的是男人粧女。敗壞風化的。如今說个女人粧男。節孝兼全的。來正本恰似

薰猶不共器

亮樣好情形

毫釐千里謬

認取定盤星

這話本也出在 本朝宣德年間有一老者姓劉名德家住河西務鎮上這鎮有運河之旁離北京有二百里田地乃各省出入京都的要路舟楫聚泊如蟻蟻一般車音馬跡日夜絡繹不絕上有居民數百餘家遶河爲市好不富庶那劉德夫妻兩口年紀六十有餘並無弟兄子女自己已有幾間房屋數十畝田地門首又開一个小酒店見劉公平昔好善極肯週濟人的緩急凡來喫酒的偶然身邊銀錢缺少他也不

十分計較。或有人多把與他。他便勾了自己價錢。餘下的定然退還分毫。不肯苟取。有曉得的問道。這人錯與你的。落得將來受用。如何反把來退還。劉公說。我身沒有子嗣。多因前生不曾修得善果。所以今世罰做個無肥之鬼。豈可又爲恁樣欺心的事。倘然命裏不該時。錯得一分到手。或是變出些事端。或是染患些疾病。反用去幾錢。却不到折便宜。不若退還了。何等安逸。因他做人公平。一鎮的人無不敬服。都稱爲劉長者。一日正值隆冬。天氣朔風凜冽。彤雲密布。降下一天大雪。原來那雪

能穿帷帳，善度簾櫳。乍飄數點，俄驚柳絮飛颺。狂舞一番，錯認梨花亂墜。聲從竹葉傳來，香自梅枝遞至。塞外征人，穿凍甲，山中隱士，擁寒衾。玉條綺席，倒金尊，美女紅氍，添獸炭。

劉公因天氣寒冷，煖起一壺熱酒，夫妻兩個向火對飲。喫了一回，起身走到門首看雪，只見遠遠一人背着包裹，同個小廝，迎風冒雪而來。看看至近，那人撲的一交跌在雪裏，掙扎不起。小廝便向前去攙扶。年小力微，兩個一拖，反向下邊跌去，都滾做一個肉餃兒，爬了好一回，方纔得起。劉公擦摩老眼看時，却是

只說小
兒却見
水滿行
有起

六十來歲的老兒，行纔幾腳，入搭麻鞋，身上衣服甚
是藍綾，這小廝到也生得清秀，脚下穿一雙小布履，
靴。那老兒把身上的雪兒抖擻，向小廝道：「兒，風雪甚
大，身上寒冷，行走不動，這里有酒在此，且買一壺來
盪盪寒，再行。」便走入店來，向一副壁頭坐下，把包裹
放在桌上，小廝坐于旁邊，劉公去煖一壺熱酒，切一
盤牛肉，兩碟小菜，兩副盞，做一盤兒托過來，擺在
桌上，小廝捧過壺來斟上一盃，雙手遞與父親，然後
歸與自己。劉公見他年幼，有些禮數，便問道：「這位是
令郎麼？」那老兒道：「正是小犬劉公道。今年幾歲了？」答

道乳名申兒，十二歲了。又問道：客官尊姓，是往那里去的？恁般風雪中行走。那老兒答道：老漢方勇，是京師龍虎衛軍士，原籍山東濟寧。今要回去取討軍庄盤纏，不想下起雪來，問主人家尊姓。劉公道：在下姓劉，招牌上近河便是賤號。又道：濟寧離此尚遠，如何不尋個脚力，却受這般辛苦？答道：老漢是個窮軍，那里僱得起脚力，只得慢慢的捱去罷了。劉公舉目看時，只見他單把小菜系酒，那盤牛肉全然不劫。問道：長官父子想都是奉齋麼？答道：我們當軍的人，喫什麼齋？劉公道：既不奉齋，如何不喫些牛肉兒？答道：實不

相瞞，身邊盤纏短少，喫小菜飯兒，還恐走不到家。若
用了這大菜，便去了幾日的口糧，怎能得到家裏？劉
公見他說得這樣窮乏，心中慘然，便道：「這般大雪，腹
內得些酒肉，還可擋得風寒，你只管用，我這裏不筭
帳罷了。」老軍道：「主人家休得取笑，那有喫了東西不
筭帳之理？」劉公道：「不瞞長官，說在下這裏，比別家不
同。若遇往客官，偶然銀子缺少，在下就肯奉承。長官
既沒有盤纏，只筭我請你罷了。」老軍見他當真，便道：「
多謝厚情，只是無功受祿，不當人子。」老漢轉來，定當
奉酬劉公道。四海之內，皆兄弟也。這些小東西，直錢

幾何怎說這奉酬的話老軍方纔奉勸劉公又感過兩碗飯來道一發喫飽了好行路老軍道忒過分了父子二人正在飢餒之時拿起飯來狼餐虎咽若情一飽這饒是

救人須救急

施人須當厄

渴者易爲飲

飢者易爲食

當下喫完酒飯劉公又叫媽媽點兩盃熱茶來喫了老軍便臂間取出銀子來還飯錢劉公連忙推住道剛纔說過是我請你的如何又要銀子恁樣時到像在下說法賣這盤肉了你且留下到前途去盤纏老

軍便住了手，于思萬嫌背上包裹作辭起身走出門外，只見那雪越發大了，對面看不出人兒，被寒風一吹，倒退下幾步。小廝道：「爹這樣大雪，如何行走？」老軍道：「便是沒奈何，且捱到前途覓個宿店歇罷。」小廝眼中便流下淚來。劉公心中不忍，說道：「長官，這般風寒大雪，着甚要緊？」受此苦楚，我家空房牀鋪儘有何不就此安歇？等天晴了走也。連老軍道：「若得如此甚好，只是打攬不當。」劉公道：「說那里話？誰人是頂着身子走的？快些進來，不要打濕了身上。」老軍引着小廝重新進門，劉公領去一間房裏，把包裹放下，看牀上。

時，蓆子草薦都有，劉公還恐怕他寒冷，又取出些稻草來放在上面。老軍打開包裹，將出棧窩鋪下。此時天氣尚早，淮頓好了，同小廝走出房來。劉公已將店面關好，同媽媽向火，看見老軍出房，便叫道：「方長官，你若冷時，有火在此烘一烘，煖活也好。」老軍道：「好，只好，只是奶奶在那里，恐不穩便。」劉公道：「都是老人家了，不妨得。」老軍方纔同小廝走過來，坐于火邊。那時比前又加識熟，便擗起號來，說近河怎麼只有老夫妻兩位，想是今郎們另居處。劉公道：「不瞞你說，老拙夫妻今年都痴長六十四歲，從來不曾生育，那里得。」

有兒子老軍道何不承繼一個伏侍你老年也好到公答道我心裏初時也欲得如此因常見人家承繼來的不得他當家替力反惹閒氣不如沒有的到得清淨也要時急切不能有個中意的故此休了這念頭若得你令郎這樣一個却便好了只是如何得能勾雨下閒話一回看看已晚老軍討了個燈火叫聲安置同兒子到客房中來安歇對兒子說兒今日天幸得遇這樣好人若沒有他時凍也要凍死了明日莫管天晴下雪早些走罷打攪他心上不安小廝道爹說得是父子上牀安息不想老軍受了些風寒到

下半夜火一般熱起來，口內只是氣喘，討湯水喫。這小廝家裏，晚間又在客店裏，那處去取，已到天明起來，開房門看時，那劉公夫妻還未曾起身，他又不取驚動，原把門兒掩上，守在床前，少頃聽得外面劉公咳嗽聲，便開門走將出來。劉公一見，便道：「小官兒，如何起得恁早？」小廝道：「告公公得知，不想爹爹昨夜忽然發起熱來，口中不住吁喘，要討口水喫，故此起得早。」劉公道：「阿呀，想是他昨日受些寒了，這冷水怎麼喫得？」我燒些熱湯與你。小廝道：「怎好？」又勞公公。劉公便教媽媽燒起一大壺滾湯，劉公送到房裏。

乙未補注
心西齋
四不刊

小廝扶起來，喫了兩碗老軍盪眼麪，看見劉公在旁，
謝道：「難爲你老人家，怎生報答？」劉公走近前道：「你
般說，你且安心自在，蓋熱了，發出些汗來便好了。小
廝放倒下去。」劉公便扯被兒與他蓋好，見那被兒單
薄，說道：「可知道着了寒，如何這被兒薄？」怎能够得汗
出？媽媽在門口聽見，即去取出一條人絮被來，這老
官兒有被在此，你與他蓋好了。這般冷，人氣不是當
頭。」小廝便來接去，劉公與他蓋得停當，方纔走出
少頃，梳洗過，又走進來問：「可有汗麼？」小廝道：「我纔摸
時，並無一些汗氣。」劉公道：「若沒有汗，這寒氣是感得

重的了須請个太醫來用藥表他的汗出來方好不然這風寒怎能勾醫洩小廝道公公身伴無錢將何請醫服藥到公道不清你費心有我在此小廝聽說即便叩頭道多蒙公公厚恩救我父親今生若不能補報死當爲大馬償恩到公連忙扶起道快不要如此既在此安宿我便是親人了豈忍坐觀你自去房中伏侍老漢與你迎醫其日雪止天霽街上的積雪被車馬踐踏盡爲泥濘有一尺多深劉公穿个木屐出街喚了一望復身進門小廝看見劉公轉來只道不去了背着雨行珠淚方欲上前扣問只見劉公

從後屋牽出个驢兒騎了出門而去小廝方纔放心
且喜太醫住得遠近不多時便到了那太醫也騎个
驢兒家人背着藥箱隨在後面到門首下了劉公請
進堂中喫過茶然後引至房裏此時老軍已是神思
昏迷一毫人事不省太醫診了脉說道這是个受感
傷寒風邪已入于腠理傷寒書上有兩句歌云

雨感傷寒不須治

陰陽毒過七朝期

此乃不治之症掛个醫家便要說是可以救得學生
是老實的不取相欺這病下藥不得了小廝見說驚
得泪如雨下拜倒在地上道先生可憐我父子是个

異鄉之人怎生用帖藥救得性命決不忘恩太醫扶起道不是我作難其實病已犯實教我也無奈劉公道先生常言道藥医不死病佛度有緣人你且不要拘泥古法儘着自家意思大了膽送去或者他命不該絕就好了也未可知萬一不好決無歸怨你之理先生道既是長者恁般說且用一貼藥看若喫了發得汗出便有可生之機速來報我再將藥與他喫若沒有汗時這病就無救了不消來覆我教家人開了藥箱撮了一貼藥劑遞與劉公道用生姜爲引快煎與他喫這也是萬分之一莫做指望劉公接了藥

去封出一百文錢遞與太醫道些少藥資權爲利惠太醫必不肯受而去劉公夫妻兩口親自把藥煎好將到房中與小廝相幫扶起喫了把被沒頭沒腦的蓋下小廝在傍守候劉公因此事忙亂一朝把店中生意都推開了連飯也沒工夫去煮直到午上方突早膳劉公去喚小廝喫飯那小廝見父親病重心中慌急那里要喫再三勸慰纔喫了半碗看看到晚摸那老軍身上並無一些汗點那時連劉公也慌張起來又去請太醫時不肯來了准准到第七日嗚呼哀哉正是

三寸氣在千般用

一日無常萬事休

可憐那小廝申兒哭倒在地劉公夫婦見他哭得悲切也涕淚交流扶起勸道方小官死者不可復生哭之無益你且將息自己身子小廝雙膝跪下哭告道兒不幸前年喪母未及入土故與父謀歸原籍求取些銀兩來殯葬不想逢此大雪路途艱楚得遇恩人賜以酒飯留宿在家以爲萬千之幸誰料皇天不祐父忽驟病又蒙恩人延醫服藥日夜看視勝如骨肉只指望痊愈一日圓報大恩那知竟不能起有負盛意此間舉目無親囊乏錢鈔衣棺之類料不能辦從

求恩人借數尺之土把父骸掩蓋兒情恩終身爲奴
僕以償大德不識恩人肯見允否說罷拜伏在地劉
公扶起道小官入休處這送終之事都在于我豈可
把來葉葬小廝又哭拜道得求隙地埋骨已出望外
豈敢復累恩人費心壞鈔此恩此德教兒將何補報
劉公道這是我平昔志願那望你的報償當下忙忙
的取了銀子便去買辦衣衾棺木喚兩個土工來收
拾入殮過了又備羹飯祭奠焚化紙錢那小廝悲慟
自不必說就擡到屋後空地上埋葬好了又立一個
牌額上寫龍虎衛軍士方勇之墓諸事停當小廝向

劉公夫婦叩頭拜謝過了兩日到公對小廝道我欲
要教你回去訪問親族來接喪歸鄉又恐怕你年紀
幼小不認得路途你且暫住我家俟有識熟的在此
經過托他帶回故鄉然後徐圖運柩回去不知你的
意下如何小廝跪下泣告道兒受公公如此大恩地
厚天高未曾報得豈敢言歸且恩人又無子嗣兒雖
不才倘蒙不棄收充奴僕朝夕伏侍少効一點孝心
萬一恩人百年之後亦堪爲墳前拜掃之人那時到
京取回先母遺骨同父骸葬于恩人墓道之側永守
于此這便是兒之心願劉公夫婦大喜道若得你真

如此乃天賜與我爲嗣豈有爲奴僕之理今後當以父子相稱小廝道既業收留即今日就拜了爹媽便搬兩把椅兒居中放下請老夫領坐了四雙入拜認爲父子遂改姓爲劉劉公又不忍沒其本姓就將方字爲名喚做劉方自此日夜辛勤幫家過活奉侍劉公夫婦極其盡禮孝敬老夫婦也把他如親生一般看待有詩爲証

劉方非親是親

劉德無子有子

小廝事死事生

老軍雖死不死

時光似箭不覺劉方在劉公家裏已過了兩今年頭

時值深秋，大風大雨，下了半月有餘。那運河內的水，暴漲有十來丈高下，猶如百沸湯一般。又緊又急，往來的船隻壞了無數。一日午後，劉方在店中收拾，只聽得人聲鼎沸。他只道是什麼火發，忙來觀看。見岸上人推擠不開，都望着河中急走。上前看時，却是上流頭一隻大客船，被風打壞，將下來。船上之人，飄溺已去大半，餘下的抱桅攀舵，號呼哀泣。岸上救人，那岸上看的人，雖然有救撈之念，只是風水利害，誰肯從井救人？眼盼盼看他一个个落水，口中只好叫句可憐而已。忽然一陣大風，把那船吹近岸旁，岸上

人一齊喊聲好了。頃刻挽接鉤于二十多張一齊都下。搭住那船。救起十數多人。各自分頭投店內。有一個少年。年紀不上二十。身上被挽鉤。擦傷幾處。行走不動。倒在地上。氣息將絕。尚緊緊抱住一隻竹箱。不肯放捨。劉方在旁。觀景傷情。觸動了自己往年冬間之事。不覺流下泪來。想道。此人之苦。正與我一般。我當時若沒有劉公時。父子屍骸不知歸于何處矣。這人今日却便沒人憐救了。且回去與爹媽說知。救其性命。急急轉家。把上項事報知。劉公夫婦。極意欲扶他回家調養。劉公道。此是陰德美事。爲人正該如此。劉

媽媽道何不就叫他來家劉方道未曾京過爹娘怎
敢擅便劉公道說那里話我與你同去父子二人行
至岸口只見衆人正圍着那少年觀看劉公分開衆
人捱身而入叫道小官人你捋扎着我扶你到家去
將息那少年睜眼看了一看點點頭兒劉公同劉方
向前攙扶一个幼年力弱一个老年衰邁全不濟事
旁邊轉過一个軒靴刺的後生道老人家閃開待我
來向前一抱輕輕的就扶了起來那後生在右劉公
在左兩處扶住脫膊便走少年雖然說話不出心下
却甚明白把嘴脣着竹箱劉方道這箱子待我與你

如破是什
袖中有物
半有人扶
如來矣

駝去把來背在肩。上在前開路。衆人閃在兩邊。讓他
們前行。隨後便都跟來看。內中認得劉公的便道。還
是劉長者有些義氣。這個異鄉落難之人。在此這一
回。並沒個慈悲的肯收留回去。偏他一曉得了。便撓
扶回家。這樣人。真個世間少有。只可惜無個兒子。這
也是天公沒分曉。又有個道他。雖沒有親兒。如今承
繼這劉方。甚是孝順。比嫡親的尤勝。這也算是天報
他了。那不認得的。見他老夫妻自來撓扶。一个小廝
與他。駝了竹箱。就認做那少年的親族。以後見土人
紛紛傳說。方纔曉得。無不贊歎其義。還有沒肚子的

人稱量他那竹箱內有物無物財多財少此乃是人
面相似人心不同不在話下且說劉公同那後生扶
少年到家向一間客房裏放下劉公叫聲勞動後生
自去劉方把竹箱就放在後生之傍劉媽媽連忙去
取乾衣與他換下濕衣然後扶在舖上原來落水人
喫不得熱酒劉公曉得這道數教媽媽取醖酒略溫
一下儘着少年痛飲就取劉方的臥被與他蓋了夜
間即教劉方伴他同臥到次早劉公進房來探問那
少年已覺健旺連忙掙扎起來要下床稱謝劉公急
止住道莫要勞動調養身子要緊那少年便向枕上

叩頭道：小子乃垂死之人，得蒙公公救拔，實乃再生父母。但不知公公尊姓？劉公道：老拙姓劉。少年道，原來與小子同姓。劉公道：官人那里人氏？少年答道：小子劉奇，山東張秋人氏。二年前隨父三考在京，不幸遇了時疫，數日之內，父母俱喪，無力扶柩還鄉，只得將來火化，指着竹箱道：奉此骸骨歸葬，不想又遭此大難，自分必死。天幸得遇恩人，救我之命，只是行李俱失，一無所有，將何報答大恩？劉公道：官人差矣，不忍之心，人皆有之。救人一命，勝造七級浮屠。若說報答，便是爲利了。豈是老漢的本念？劉奇見說，愈加感

激將息了兩日，便能起身。向劉公夫婦叩頭泣謝。那劉奇爲人溫柔俊雅，禮貌甚恭。劉公夫婦十分愛他。早晚好酒好食，管待劉奇。見如此慇懃，心上好生不安。欲要辭歸，怎奈傷之處潰爛成瘡，步履不便，身邊又無盤費，不能行動，只得權且住下。正是

不察故鄉生處好，
受恩深處便爲家。

却說劉方與劉奇年貌相仿，情投契合，各把生平史，難細說。二人因念出處相同，遂結拜爲兄弟，友愛如嫡親一般。一日劉奇對劉方道：「賢弟如此青年美質，何不習些書史？」劉方道：「弟甚有此志，只是無人教導。」

龍世恒言

劉奇道不瞞賢弟說我自幼攻書博通今古指望致
身青雲不幸先人棄後無心于此賢弟肯讀書時尋
些書本來待我指引便了劉方道若得如此乃弟之
幸也連忙對劉公說知劉公見說是個飽學之士肯
教劉方讀書分外歡喜即便去買許多書籍劉奇聲
心指教那劉方穎悟過人一誦即解日裏在店中看
管夜間挑燈而讀不過幾月經書詞翰無不精通且
說劉奇在劉公家中住有半年彼此相敬相愛勝如
骨肉雖然依傍得所只是終日坐食心有不安心時
瘡口久愈思想要回故土來對劉公道多蒙公公夫

賴厚恩，救活殘喘，又攬擾半年，大恩大德，非口舌可謝。今欲暫辭公公，負先人骸骨歸葬。服闕之後，當圖報効。劉公道：「此乃官人的孝心，怎好阻當？但不知幾時起行？」劉奇道：「今日告過公公，明早就走。」劉公道：「既然如此，待我去負个便船與你。」劉奇道：「水路風波險惡，且之盤纏，還從陸路行罷。」劉公道：「陸路脚力之費，數倍于舟，且又勞碌。」劉奇道：「小子不用脚力，只是步行。」劉公道：「你身子怯弱，如何走得遠路？」劉奇道：「公公，常言道：『得好，有銀用銀；無銀用力。』小子這樣窮人，還怕得什麼辛苦？」劉公想了一想，道：「這也易處，便教媽媽。」

遊老夫松
多情之甚
故行一子
情極

整備酒肴與劉奇送行飲至中間劉公泣道老拙處
官人萍水相逢敘首半年恩同骨肉實是不忍分離
但官人送尊人入上乃人子大事故不勉強留只是
自今一別不知後日可能得再見了說罷感歎不勝
劉媽媽與劉方盡皆淚下劉奇也泣道小子此行實
非得已候服一滿即早夜馳來奉候幸勿過悲劉公
道老拙夫頗年近七旬如風中之燭早暮難保恐君
服滿來時在否不可知矣倘若不棄送尊人入土之
後即來背我也是齊相如之情劉奇道既蒙分付
敢不如命一宿曉景不題到了次早清晨劉媽媽又

整頓酒飯，與他喫了。劉公取出一個包裹，放在桌上。又叫劉方到後邊牽出那小驢兒來，對劉奇道：「此驢畜養已久，老漢又無遠行，少有用處，你就乘他去罷。」省得路上雇倩，這包裹內是一床被窩、幾件粗布衣裳，以防路上風寒。又在袖中摸一包銀子，交與道：「這三兩銀子，將就盤纏，亦可到得家了。但事完之後，即來走走，萬勿真信劉奇見了許多厚贈，泣拜道：『小子受公公如此厚恩，今生料不能報，俟來世爲大馬，以酬萬一。』」劉公道：「何出此言？」當下將包裹、竹箱都裝在生口身上，作別起身。劉公夫婦送出門首，洒泪而別。

劉方不忍分舍，又送十里之外，方纔分手，正是

萍水相逢骨肉情，一朝分袂泪俱傾。

驢駒唱罷勞覓夢

人在長亭共短亭。

且說劉奇一路夜住曉行，飢餐渴飲，不一日來到山東故鄉。那知去年這場大風大雨，黃河汎溢，幾家村鎮盡皆漂溺，人畜廬舍，蕩盡無存。迎來目適望時，幾十里田地絕無人煙。劉奇無處投奔，只得寄食旅店，思想欲將骸骨埋葬于此，却又無處依栖，何以營生？須尋了个着落之處，然後舉事，遂往各處市鎮鄉村訪問親舊，一無所遇，住了月餘，這三兩銀子盡費將盡。

心下着忙若用完了這銀子就難行動了不如原往河西務去求恩人一搭空地埋了骨殖倚傍在彼處還是個長策等還店錢上了生口星夜趕來到了劉公門首下了生口看時只見劉方正在店中手裏拿着一本書兒在那里觀看劉奇叫聲賢弟公公媽媽一向好麼劉方擡頭看時却是劉可把書撇下忙來接住生口牽入家中卸了行李作揖道爹媽日夜在此念兒來得正好一齊走入堂中劉公夫婦看見喜從天降便道官人想殺我也劉奇上前倒身下拜劉公還禮不迭見罷問道尊人之事想已畢了劉奇細

似此承嗣
門幸甚
公是有
後矣

細泣訴前因又道某故鄉已無處容身今復攜骸骨而來欲求一搭餘地葬埋就拜公公爲父依傍于此朝夕奉侍不知尊意允否劉公道空地儘有任憑取擇但爲父子恐不敢當劉奇道若公公不屑以其爲子便是不肖之意了即使請劉公夫婦上坐拜爲父子將骸骨也葬于屋後地上自此兄弟二人并力同心勤苦經營家業漸漸興隆奉侍父母備盡人子之禮合鎮的人沒一個不欣羨劉公無子而有子皆是陰德之報時光迅速倏忽又經年餘父子正安居樂業不想劉公夫婦年紀老了筋力衰憊患起病來二

三子泣聲
窸窣
亦已
凡不聞

子日夜伏侍衣不解帶求神問効。醫藥無功。看看待
盡。二子心中十分悲切。又恐傷了父子之心。惟把言
語安慰。背後吞聲而泣。到公自知不起。叫二子至床
前分付道。我夫婦老年孤寡。自謂必無無祀之鬼。不
意天地憐念。賜汝二人與我爲兩名。豈義子情勝嫡
血。我死無遺恨矣。但我去世之後。汝二人務要同心
經營。共守此薄產。我于九泉亦得瞑目。二子哭拜受
命。又延兩日。夫婦相繼而亡。二子恰地呼天。號洵痛
哭。恨不得以身代替。置辦衣衾棺槨。極其從厚。又請
僧人做九宵夜功果。超薦人殮之後。兄弟商議築起

一個大墳，要將三家父母合葬一處。劉方遂至京中，將母柩迎來，擇了吉日，以劉公夫婦葬于居中，劉奇遂父母發骨葬于左邊，劉方父母葬在右邊。三墳拱列如連珠相似。葬令鎮的人一來慕劉公向日忠厚之德，二來敬他弟兄之孝，盡來相送，話休絮煩。且說劉奇二人自從劉公以後，同眠同食，情好意篤，把酒店收了，開起一個布店來。四方過往客商來買貨的，見二人少年志誠，物價公道，傳播開去，慕名來買者，挨擠不開。一二年間，掙下一個老大家業。比劉公時已多數倍。劉奇二人，兩個小廝，動用家火器，四

一個大兒
一個小兒
一個兒子
一個兒子
一個兒子
一個兒子
一個兒子
一個兒子
一個兒子
一個兒子

甚是次弟，那鎮上有幾個富家，見二子家業日落，少年未娶，都央媒來與之議姻。劉奇心上已是欲得，只是劉方却執意不願。劉奇勸道：「賢弟，今年一十有九，我已二十有二，正該及時求配，以圖生育，接續三家宗祀。不知賢弟為何不願？」劉方答道：「我與兄方在壯年，正好經營生理，何暇去謀此事？況我弟兄向來友愛，何等安樂，萬一娶了一個不好的，反是一累，不如不娶爲上。」劉奇道：「不然，常言說得好：無婦不成家，作事俱在店中，支持了生意時，裏面絕然無人照管，況且交友漸廣，設有個客人到來，中饋無人主持，成何

小童月旦
引子之見

體面此還是小事當初義父以我二人爲子時指望
子孫紹他宗祀世守此墳今若不娶必然湮絕豈不
負其初念何顏見之泉下再三陳說劉方只把言支
吾終不肯應承劉奇見兄弟不允自己更不好觸怒
一日偶然到一相厚朋友欽大郎家中去探望剛下
偶然言及姻事劉奇乃把劉方不肯之事細細說與
又道不知舍弟是甚主意欽大郎笑道此事淺而易
見他與兄共創家業况他是先到兄是後來不忿得
兄先娶故此假意推托劉奇道舍弟乃仁義端肅之
士决無此事欽大郎道令弟少年英俊豈不曉得夫

婦之樂恁般推阻。尤若不信。且教個人私下去看他。先與之爲媒。包你一說就是。劉奇被人言所惑。將信將疑。作別而回。恰好路上遇見兩個媒婆。正要劉奇家說親。所說的是本鎮開綢段店的崔三。朝奉家。叙起年庚。正與劉方相合。劉奇道。這門親。正對我家。二官人只是他有些古怪。人面前就害羞。你只悄悄地。上對他說。若說得成時。自當厚酬我。且不歸去。坐在巷口酒店裏。等你回話。兩個媒婆應聲而去。不一時。回復劉奇道。二官人果是古怪。老媳恁般攏掇。只是不允。再說時。他唉急起來。好教媳婦們老大沒趣。

几遍比盛
而心已

劉奇纔信劉方不肯是个真心，但不知什麼意，故一日見梁上燕兒營巢，劉奇遂題一詞于壁上，以探劉方之意。詞云：

管巢燕，雙雙雄朝暮，銜泥辛苦同。若尋雌，猶敲卵，巢成畢竟巢還空。

劉方看見笑誦數次，亦援筆和一首于後。詞云：

管巢燕，雙雙飛天設。雌雄事久期。雌芳得雄願，已足雄芳將雌胡不知。

劉奇見了此詞，大驚道：「據這詞中之意，吾弟乃是个女子了。」怪題他恁般嬌弱，語音纖麗，夜間睡臥不脫。

（白）雖曰
人終是
小兒
亦巧

內衣連襪子也不肯去。酷暑中還穿着兩層衣服。原
來他却學水滸所爲。雖然如此也。還疑惑不敢去輕
易發言。又到欽大郎家中。將詞念與他聽。欽大郎道
這詞意明白。令弟確然不是男子了。但與兄數年同
榻。難道看他不出。劉奇叙他向來未嘗脫衣之事。欽
大郎道。恁般一發是了。如今兄當以實問之。看他如
何回答。劉奇道。我與他恩義甚重。情如同胞。安忍啓
口。欽大郎道。他若果然是个女子。與兄成配。恩義兩
全。有何不可。談論已久。欽大郎將出酒飯。款待兩人。
對酌不覺至晚。劉奇回至家時。已是黃昏時候。劉方

無心不覺
少見劉奇
方正一表

已文多補
一
以事分乃
之明其

迎着他，他已醉，扶進房中，問道：「兄從何處飲酒？」這時方歸，劉奇答道：「偶在欽兄家小飲，不覺話長，坐久，口中雖說，細細把他詳視，當初無心時，全然不覺是女。此時已是，有心辨他，真似越看越像，是個女子。」劉奇雖無邪念，心上却要見个明白，又不好直言，乃道：「今日見賢弟所和燕子詞，甚佳，非愚兄所能及，但不知賢弟可能再和一首？」劉方笑而不答，取過紙筆來，一揮而就，詞云：

鶯巢燕聲聲，叶莫使青年空歲月。可憐和氏璧，無暇何事楚君終不納。

有和也

有心人

劉奇接來看了，便道：「原來賢弟果是女子。」劉方聞言，羞得滿臉通紅，未及答言。劉奇又道：「你我情同骨肉，何必避諱？但不識賢弟昔年因甚如此姓來。」劉方道：「妾初同母喪，隨父還鄉，途中不便，故爲男扮。後因父歿，尚埋淺土，未得與母同葬，妾故不敢改形，欲求一安身之地，以厝先靈，幸得義父遺此產業，父母骸骨得以歸土，妾是時意欲說明，因思家事尚微，恐兄獨力難成，故假遲遲。今見兄屢勸妾婚配，故不得不自明耳。」劉奇道：「元來賢弟用此一段苦心，成全大事，況我與你同鄉數年，不露一毫圭角，真乃節孝兼全。」

事意在此
見張江詩
作事又月
細味此
句也

女中丈夫可敬可羨但弟詞中已有俯就之意我亦
決無他娶之理萍水相逢周旋數載昔爲弟兄今爲
夫婦此豈人謀實緣天合僅蒙一諾便訂百年不知
賢弟意下如何劉方道此事亦等之熟矣三宗墳
墓俱在于此妾若適他人父母三尺之上朝夕不便
省視况義父義母看待我猶如親生棄此而去亦
難忍然兄若不棄陋質便妾得侍箕箒共奉三姓香
火妾之願也但無媒私合於禮有虧惟兄裁酌而行
免受傍人譏議則全美矣劉奇道賢弟高見即當處
分是晚兩人便分房而臥次早劉奇與欽大郎說下

請他大娘爲媒與劉方說合劉方已自換了女裝劉
奇備辦衣飾擇了吉日先往三個墳墓上祭告過了
然後花燭成親大排筵宴廣請鄉里那時開動了河
西粉一鍋無不稱爲異事贊歎劉家一門孝義貞烈
劉奇成親之後夫婦相敬如賓拚起火大家事生下
五男二女至今子孫蕃盛遂爲巨族人皆稱爲劉方
三義村云有詩爲證

無情骨肉成吳越

有義天涯作至親

三義村中傳美譽

河西千載想奇人